

## 【姬屋藏郊】血腥爱情故事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761685)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761685>.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屋藏郊</a> , <a href="#">发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12 of <a href="#">姬屋藏郊</a>
Collections:	<a href="#">Anonymous</a>
Stats:	Published: 2023-08-31 Completed: 2023-09-17 Words: 18,103 Chapters: 5/5

## 【姬屋藏郊】血腥爱情故事

by Anonymous

### Summary

代发，作者：鱼

乱开脑洞系列之现代AU，失忆郊与疯子发的故事，全员恶人没一个好东西。不会起名所以直接套用歌名，能力有限可能写不出那种疯狂阴暗的感觉，感谢各位的赏脸与包容！谢谢！

# Chapter 1

## Chapter Summary

“我是你男朋友，姬发。”

### (一)

殷郊直到回到面前这个陌生的家里，他都感觉医院的消毒水味在鼻翼萦绕不休。

眼前的房子整洁明亮，玄关处摆着两双情侣小熊拖鞋，整个地面平铺一整张米色羊毛毯，布艺沙发罩着钩编沙发垫，鹅黄的窗帘安静的立在床边，窗台上摆放几盆水培绿植。

“殷郊，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家。”身后的男人替他换上那双偏小一点的小熊拖鞋，因为弯腰而露出一截白皙劲瘦的腰肢，精致的人鱼线隐在修身的西装裤处。

“我是你男朋友，姬发。”说话的男人身材高挑，黑色的衬衣就连扣子都扣到最上面一个，袖口半挽到手臂，露出结实流畅的肌肉线条。他的眼睛很亮，盯着殷郊说话时那双温如春水的眸子漾着让人沉溺的柔情。只是左眼眉峰处的眉毛断了一截，给这个容貌深邃英俊的男人平添了一丝疏离冷峻。

拖鞋很合脚，眼前的男人也很帅，但是殷郊只觉得脑袋昏沉沉的，像浸泡在满是福尔马林的池水中，他想不起一丝过往。

“半年前你失足坠楼了，醒来后就失去了记忆。不过不要担心，我会照顾好你的。”姬发紧紧抱住殷郊，低头吻住了殷郊的额头。

殷郊被这个亲密动作吓了一跳，他下意识的想后退。但是姬发臂力惊人，哪怕自己比他壮上许多都难以挣脱。不过姬发感受到他的抗拒还是松开了手，姬发低着头讷讷说道：“对不起殷郊，我忘记你失忆了。以前我们经常这样拥抱的。”

狭长的眼尾透着几丝委屈的绯红，如同濛濛春雨沁在初绽的桃花上。面前之人太帅了，这身姿这相貌堪比当红明星，却因为自己的抗拒而失魂落魄。殷郊觉得自己好像电视剧里始乱终弃的渣男，况且刚才姬发抱他的时候他也觉得心跳加速满心欢喜。

就算记忆失去了，爱意还是会呼之欲出。殷郊回报住姬发，说了声抱歉。

姬发肉眼乐见的开心起来，他将殷郊带到客厅沙发上，转身去厨房切起了水果。殷郊转转身子，伸头朝厨房问道：“姬发，你看见我手机了吗？”虽然丧失了记忆，但是基本的生活常识还是有的，殷郊想找到自己的手机，看看能不能找到失忆前的生活碎片。

厨房切水果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姬发切开一块汁水淋漓的红心火龙果，头也不抬地说：“你住院时的生活用品都在医院没拿回来，改天有机会我们一起去拿。”

### (二)

晚饭是姬发亲自下厨的，鸡丝凉面，油焖春笋，龙井虾仁，外加一碟清脆的凉拌生菜以及两碗缀着芝麻的米饭。

殷郊感觉自己如坠雾里，每一盘菜都符合他的口味，况且姬发还穿这HelloKitty的粉色围

裙，愈发衬得他丰神秀朗。如此英俊的男人为自己洗手作羹汤，殷郊的心甜滋滋的直冒蜜汤。

吃完饭后两个人溺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没联网只能播放碟片，姬发选了一部老式美国黑白默片，看得殷郊兴致缺缺，他歪在姬发怀里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他的过去。

比如殷郊问他们是如何相爱的，姬发说“我们青梅竹马，自小相爱。”殷郊问失忆前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姬发说“我在一家投资公司上班，你出事前开了家健身俱乐部，后来不景气倒闭了。”

殷郊捶捶钝痛的头，这些过去他想不起丁点。姬发有些紧张地按下了殷郊的手，起身拿来两粒纯白的药片，告诉殷郊这是可以帮他缓解头痛的。殷郊毫不迟疑，就着姬发备好的温度适宜的水将两片药吃了进去。药片很苦，姬发又剥了一粒大白兔奶糖喂给殷郊。

没过多久殷郊就觉得昏昏沉沉，大白兔奶糖在嘴里化成甜腻的糖水，头顶吊灯的炽黄灯光四散纷乱，在殷郊下垂的眼睑晕成陆离的光斑。迷迷糊糊间殷郊感觉姬发带他去了卫生间，他强撑精神环顾一下，梳洗台上放着两个情侣牙刷，分别是两个撅着屁股的小熊，一个身上刻着“LO”，另一个刻着“VE”。

“姬发，为什么家里没有镜子啊？”温热的毛巾覆上殷郊的脸，他看着姬发优美的唇形起起合合，但他听不清，他直接睡倒在姬发怀里。

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落地窗外风恬日暖，跃动的阳光似一个个逃离曲谱的音符跳进房间。殷郊浑身汗涔涔的，呼吸都不顺畅。他睁开眼才发现是姬发紧紧将他箍在怀里，像跳八爪鱼一样缠着他的双腿双臂动弹不得。

睡着的姬发褪去了平日的冷峻疏离，头发微曲着翘起一缕，纤长的睫毛根根分明宛如最细腻的小楷羊毫。感受到怀中人动了，姬发睁开朦胧的琉璃眸子，低头吻住了殷郊。

### （三）

日子就这样平淡如水得过着，殷郊天天跟姬发腻歪在这个温馨的屋子里，吃着姬发精心准备的不重样的一日三餐。这个色调明暖的房子就像象牙塔，隔绝了殷郊与外界的一切。

这天姬发正搂着殷郊看《猫和老鼠》，茶几上姬发的手机“嗡嗡”响个不停。姬发起身转入阳台接电话。殷郊对听姬发打电话有种莫名的排斥，他盯着电视里搞怪追逐的笨猫和小老鼠，目光却终是难以自抑移到了阳台。

好在玻璃门隔音效果不错，殷郊只能看见姬发紧皱的眉峰和阴沉的脸色。外面乌云密集，压着若隐若现的雷光。

推门而入的姬发脸上却堆着烂漫如春华的笑意，他低头亲亲殷郊的嘴角，将一部有些年头的手机递给殷郊。“公司有事我出去几天，有事微信联系我。”殷郊忙不迭得接过手机，抬头亲了亲姬发的下巴。

姬发踩着沉闷的冷风远去，殷郊去推了推门，纹丝不动地反锁住了，这让他有点不爽。打开略显过时的手机，没有电话卡，除了几个本机软件，只有一个微信，好友列表也只有一个人，却依旧被置顶，备注写着“亲爱的”，想也不用想就知道是姬发。

殷郊翻了翻朋友圈，不是健身照就是他和姬发的合影，几乎每天都发。好友列表只有姬发一个人，发出来也不知道意义在哪。殷郊尝试打开手机自带的浏览器，显示访问失败。这个手机除了能跟姬发聊微信后别无他用。

就像水手被隔绝孤岛，礁石下是澎湃的海浪，他只能往里走，步入色彩艳丽迷人的岛内森林。

殷郊在电视柜底下若干碟片中找到一部《帕丁顿熊》，看到第二部时手机震动起来。一个小熊玩偶的头像闪来闪去。

【亲爱的】：天黑了吃完饭了吗？要下雨了记得把窗关好。

殷郊抬头看窗外，许是阴天的缘故，天黑的格外早，几粒雨滴砸在落地窗上，晕成尖锐的水渍。

【亲爱的】：冰箱有预制菜，你拿出来微波炉加热一下就行，先吃最顶上那两盒。

【亲爱的】：算了你别用微波炉了，我给你定个外卖。

手机响个不停，殷郊哭笑不得，只好回道：“天气不好别折腾派送员了，我泡桶泡面吃总可以了吧。”对面秒回一句“注意别烫着手。”

殷郊刚起身去烧水，手机又震动一下。【亲爱的】：我想你了。

殷郊脸上不可抑制的染上一抹绯霞。

#### （四）

十点的时候姬发又给殷郊发了一条微信，嘱咐他早点睡觉别忘了吃药。药片安静地躺在床头柜的托盘里，旁边是瓷白的曲线花瓶，插着早上姬发刚摘的红玫瑰。花片因脱水而卷起微枯的褶边，像是苔丝狄蒙娜凌乱枯槁的秀发。

天空炸响一记闷雷，暴雨裹挟着骤风而至，无情敲打着整片落地窗。殷郊蜷着身体搂着姬发的枕头睡去。

雨声细密而凌厉，殷郊睡得很不踏实，睡眠很浅，眼前是影影绰绰的黑白光影。他强迫自己清醒，身下的床却幻化成无尽的漩涡将他吞噬。

再睁眼是一处明媚的春景，风日暖、桐花馥，清凉的喷泉水声格外清冽。殷郊看见了年少的自己坐在大理石台阶上翘首以盼地望着不远处尖顶的黑铁门。阳光逆着喷泉纤细的水流汇成一圈圈七彩光斑，少年殷郊手里的红玫瑰缀着晶莹欲滴的水珠。

“姬发——”黑铁门发出沉重的闷响，少年殷郊的眼睛倏尔亮了起来。他从大理石台阶上起身，朝殷郊身后招手。殷郊好奇地转身，看见了隐在繁茂梧桐树影下的少年姬发。

少年姬发更加阴沉冷漠，像一把淬着寒霜的无鞘利刃，剑锋凛冽，周身带着生人勿进的疏离。

少年殷郊拿着玫瑰花迎上姬发，他将娇艳的玫瑰递给少年姬发，嘴角咧着大大的笑：“今早我在我妈妈花园刚摘的，送给你！”

少年姬发嫌恶的扭转身体，躲开了少年殷郊的碰触。他疾步向前走去，殷郊刚想让路，就被少年姬发直直穿过身体。殷郊这才发现自己只是个虚影，他以梦为媒介，闯入了年少时自己的记忆。

“这是我妈妈花园里最好看的一朵，我特意摘给你的。”少年殷郊不死心的追上前去，他挡在少年姬发面前，倒退步走着，双眼明亮的将玫瑰花举到少年姬发面前。簇瓣的花朵都快砸在姬发左眼的断眉处。

少年姬发依旧是挥开狗屁膏药一样的少年殷郊。那双从殷郊从病床上睁眼开始就盛满爱意的眼睛黑沉沉的，眉宇间充斥着不耐。

眼看少年姬发都要走上大理石台阶进入里屋，少年殷郊再次将玫瑰递过去。“你不喜欢红玫瑰吗？我妈妈花园里还有蓝玫瑰白玫瑰，下次送你白玫瑰好不好？”

少年姬发停下脚步，他出手果断快速，打落少年殷郊手里的玫瑰。“啪”的一声脆响听得殷郊都觉得年少自己被打红的手背很痛。

少年姬发随有些瘦削但身姿颀长，舞动的彩虹光斑打在他身上都渡不上任何温度。他狠狠地用脚尖碾烂被打落在地的红玫瑰，喷溅的泉水混杂着软红的花泥，湮成一滩泥泞的猩红。

姬发的声音很好听，少年时的他嗓音额外带着青涩的清越。“我不是不喜欢玫瑰，我是不喜欢你！”

——我们青梅竹马，自小相爱。

殷郊猛然从梦里惊醒，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呼吸着冰冷的空气，他拿起手机看了下，堪堪过了一个小时，通知栏上很多未接微信语音呼叫和姬发的信息，但现在殷郊无力去看。梦里那个冷漠到残忍的姬发太真实了，他分不清这到底是梦还是他真正的记忆。

窗外风雨滂沱，头顶却是一道阴翳。殷郊生涩的转头，姬发就跪在床头，乌黑的头发被雨水打湿，顺着断眉处流淌。他的眼睛很黑，隐在微长的刘海下，让人看不清情愫。

姬发冰凉的手覆上殷郊汗湿的额头，缓缓开口，声音依旧清越动听：“殷郊，你怎么不听话啊？为什么不吃药呢？”

(TBC)

## Chapter 2

### Chapter Summary

“瞧瞧你这下贱的样子，真让我恶心。”

(一)

殷郊再次醒来时，窗外鸟雀在宛啾啼着晨光。床头曲线花瓶里插着一株新鲜的白玫瑰，香气悠然。

殷郊翻了翻手机，聊天记录停在昨晚姬发嘱咐他吃完药早点睡那里，仿佛那赤红的未接来电和幽黑的冰冷双瞳也是殷郊的一场噩梦。殷郊揉揉太阳穴，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客厅。

姬发正在厨房熬粥，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香气四溢的煎蛋奶油花卷和炸培根，粉色的围裙衬着姬发的长腿细腰。看到殷郊出来，姬发立马笑了，他调小火候拿起早就备好的热毛巾给殷郊擦脸。

“去刷牙吧，粥马上就好。”姬发细致地擦过殷郊每一根手指，连指缝都没放过。卫生间没有镜子，但殷郊能感觉自己的脸红红的，不知道是否是被热毛巾擦过的原因。

殷郊坐回餐桌旁铺着小熊软垫的藤椅，姬发端着一碗皮蛋瘦肉粥呼呼吹跑热气，他一勺接一勺的喂给殷郊，粥很鲜香软烂，很快就见了底。在姬发起身要去盛第二碗的时候，殷郊连忙拦住了他。

“姬发，我只是失忆了，不是瘫痪了，你用不着这样吧。”

“可是我想好好照顾你，殷郊，我们一辈子都这样好不好？”姬发放下空碗，一双潋潋的桃花眼正盯着殷郊。

殷郊戳戳脑袋，皱眉说道：“可是我失去了过往的记忆，总感觉这样是不完整的。”

姬发立马握住殷郊的手，他的手纤长冰凉，骨节优美，葱白的手指如同一根根冷玉，却能完全覆盖殷郊的手掌。

“往事不可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只要你现在在我身边，将来也永远在我身边就好。让我来当你缺失的半身，用爱填满你的不完整。以后每一天我都会比昨天更爱你一点，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永不分开，好吗？”

姬发含情的双眸睇着让人沉溺的深情，如同塞壬栖身的蔚蓝深邃的海域。殷郊内心也如同海浪翻涌，他刚想开口，门外就传来急促的门铃声。

姬发高挑的身体堵在门口，似乎不愿意敲门人进入。殷郊探着身子往门口看，正好与那人打了个照面。

“嗨殷郊，好久不见。”那人躲过姬发的阻挡，朝殷郊挥了挥手。他穿着白大褂，浅绿色的医用口罩挡住他半张脸，只露出金丝眼镜后的一双浅咖色的眼睛。头发梳到头顶扎成丸子，额头正中央有一块竖疤，看起来像开了天眼一样。

“你不记得我了，我叫杨戩。”杨戩进门放下医疗箱朝殷郊走去，却被姬发侧身挡住了。

从杨戩进门姬发就沉着脸，仿佛一头被入侵者闯入领地的困兽。“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声音寒气森森，倒与殷郊梦中疏离冷漠的少年姬发音色无异。

“医生来看望病人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杨戩偏头看向姬发。

“殷郊很好，不劳你操心。”姬发箍着殷郊的手，想将他带回房间。

“我又没说错。”杨戩无奈的耸耸肩。

## (二)

姬发将杨戩带去了阳台，殷郊支着耳朵听，只听见什么“剂量”“脱敏”。隔着磨砂玻璃，姬发颀长的身形也雾蒙蒙的，他神情倨傲冷漠，满脸不耐的看着杨戩。

殷郊猫在书架后面想听得更清楚一点，却抬头对上了姬发鹰隼般犀利的目光。他立马缩着脖子，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的看碟片。

过了许久二人才从阳台离开，姬发站在门口示意杨戩赶紧走，杨戩走到沙发握住殷郊的手晃了晃，大声说道：“祝你们早日康复。”姬发眯了眯眼睛，眼神似刀片般飞向杨戩。

殷郊握住拳头微微发抖，手心是密密麻麻的细汗。一张棱角分明的卡片正躺在他掌中，砺的殷郊手心微微刺痛。

殷郊连忙闪进卫生间，名片粘在殷郊汗湿的手心，他扣了好几下才抠出来。

名片是云纹鹤影，上面写着几行小字——“杨戩，昆仑医学院心理学博士生导师，微信：XXX”

殷郊将那串数字记得烂熟于心，将名片撕碎冲进马桶，他理理头发平复呼吸，这才走出卫生间。

刚走进客厅的殷郊就看见这一幕：姬发一动不动得坐在沙发上，电视里喧嚣的声音似乎也无法传进他死寂的世界。姬发眼睑下垂，好看的桃花眼失焦空洞，如同一尊被雕刻师丢弃的废案。

殷郊心里涩涩的，他坐到姬发面前，在姬发失神的眼前挥挥手。

“对不起殷郊，我骗了你。”姬发抬头，左眼滑落一滴清泪。

“其实不是你的健身俱乐部倒闭了，是你家族的企业。我从小被你们家培养帮忙打理公司，但是大厦将倾，谁也无能为力。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是怕你接受不了。对不起殷郊，我不该瞒着你，对不起。”姬发的动听声音沾了一点颤抖的音色，听得殷郊心都要碎了。

殷郊心里百味杂陈，姬发还穿着早起做饭的围裙，厨房里还留有没喝完的粥。姬发愿意收留家族企业破产失忆的自己，还将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他却因为一个莫名其妙似假非真的梦而怀疑他，殷郊都忍不住唾弃渣男一般的自己。他放弃加杨戩微信好友的念头，抱住了看起来像琉璃般易碎的姬发。

“没关系，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就行。”

姬发的吻铺天盖地而来。电视机里正播放《罗密欧与朱丽叶》，萤火虫从仲夏夜的紫藤花园飞出，落在姬发手上是燎原的星火。

【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给玫瑰换个名字，它还是照样芳香，我愿将我的身心，补偿你这身外的空名。】

姬发在隐忍，在律动，在爆发。

【我害怕你那样，所以我要和你在一起，从这个宫殿昏暗的夜晚开始再也不会分开。最后一次看你，给你最后的拥抱，用义愤的吻永远封存。】

殷郊在颤抖，在吟，在痉挛。

炽热、滚烫、交缠、攀峰。

殷郊扬起脖颈犹如受戮的天鹅，姬发血红的双眼是燃烧情欲的怒焰。

殷郊在漫天的白光中无力沉浮。“瞧瞧你这下贱的样子，真让我恶心。”冷漠清越的声音的响起，一双厌恶的视线似乎正睥睨着殷郊。殷郊悚然动容，回神只看见姬发正含情脉脉的看着他。声音与视线皆无，一切仿佛是殷郊的错觉。

一滴汗珠滑过姬发断锋的眉骨，落在殷郊水色的双唇。“殷郊，我爱你。”姬发双唇张合，镌刻一句永恒的爱意。

殷郊喉咙发涩，药片的苦味似乎又在口腔蔓延。

“家族企业破产了，那我的父母呢？”殷郊张张嘴，终究没有问出来。这好像是他们二人之间不可言明的桎梏。

### (三)

殷郊还是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输入了那串记熟的数字，添加完好友后又自暴自弃的将手机扔在一边，奢求杨戩不要通过。

但手机还是震动起来。本来只有姬发一个人的好友列表多了一个医生证件照头像。

“殷郊？”杨戩立马发了条信息。殷郊手指在屏幕上滑来滑去。恰巧此时通知栏弹了一条姬发的消息，他抱着一大捧玫瑰拍了个自拍，背景里的阳光温暖恣意，连带着姬发的笑容都明媚起来。

殷郊将与杨戩聊天栏打的字逐个删除，刚想删掉杨戩的好友，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小心药片。”

.....

晚上洗完澡后，姬发系了条浴巾躺在床上看书。两粒纯白的药片安静躺在壁灯昏黄的灯光里。花瓶里早上那株白玫瑰已经被扔进垃圾桶，换上了姬发新摘的一捧。

玫瑰花香有些浓烈刺鼻，殷郊将药片压在舌头底下，张嘴给姬发看了看。姬发放下书，奖励般在殷郊落下一吻。

“我去刷牙。”殷郊瓮声瓮气的说着。等关上卫生间的门，他立马将药片吐进盥洗台。水声哗哗，打着旋冲走了两粒被含的半化的药片。殷郊拼命漱口，想缓解嘴里的苦涩。

姬发牢牢将殷郊搂在怀里，左手搭在殷郊胸前，右腿挤开殷郊侧躺交叠的双腿，钻进腿缝里，左腿则压在殷郊腰上，恨不得跟殷郊一点空隙也不留。殷郊枕着姬发坚实的手臂，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缓缓睡去。

梦如期而至，朝阳尚未彻底清醒，迷雾趁机流连人间。这次的殷郊是在一辆疾驰的车上，车外是倒退的婆娑树影。他好像看见了他的父母，但父母的背影也在迷雾中晦暗难明。



这次梦里的殷郊年纪更小，七八岁般的模样，穿着一身裁量合体的黑色燕尾服三件套，打着正红的领结，蹬着一双锃亮的小皮鞋，精致的像一个洋娃娃。

幼年殷郊抱着一个小熊玩偶，透着车窗看着这幢萎败的欧式庄园。锈迹斑斑的大门爬满藤蔓，斑驳的外墙脱落猩红的泥砖。鹅卵石路坑洼不平，死水池塘里浮着一层黏湿的青苔。

殷郊似乎想起来了，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肚子慢慢鼓了起来，却突有一日瘪下。家里的保姆告诉他，他的小弟弟没了。

福利院的院长秃着半个脑袋，点头哈腰的将他们一家三口引到正厅。正厅墙壁上雕着一幅《岩间圣母》，圣母扶着圣婴的左手剥落脱垂，年幼的圣婴失去母亲的支撑，仿佛下一秒就要摔倒磕在尖锐的岩石上，磕个头破血流。

一群跟幼年殷郊差不多大的孩子排成一排，他们穿着不合身的崭新衣服，像是橱窗里任人挑选的廉价商品。

父亲拍拍幼年殷郊的肩膀，告诉他喜欢哪个弟弟就把手中的小熊玩偶送给他。

幼年殷郊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久久回荡。他将一包大白兔奶糖分给这一排孩子，分给最后一个人时，他弱弱说了句“谢谢哥哥。”

殷郊与幼年殷郊同时低头，看见了一个略显瘦小的脸庞，隐在微长刘海下的断眉与这张清秀的小脸格格不入。

幼年殷郊笑了，将怀里的小熊玩偶递给了他。

母亲安静地站在大厅受难耶稣像下合掌祈祷，幼年殷郊随着父亲来到院长办公室。父亲翻阅一本略显枯黄的档案本，手指落在照片那一栏连连冷笑。

“跟那个老东西长得还挺像。”

幼年殷郊垫脚看了看，照片模糊泛黄，但是那截断眉清晰可见。

幼年殷郊飞快地跑着，脚步轻快愉悦，殷郊只能大踏步跟上。他们在一个满是垃圾桶角落里找到了幼年姬发。臭水横流蝇虫飞舞，那个小熊玩偶就歪在污水里，旁边是溢出来的肮脏垃圾。

幼年姬发用力抠着嗓子，发出阵阵干呕，瓷白的小脸胀的通红。他拼命抠出大白兔奶糖，化开的奶糖沾着口水，被幼年姬发吐进了垃圾桶。

#### （四）

殷郊睁开眼，眼角是一颗未落的泪珠。

梦都是假的，是虚无缥缈的。殷郊想这样说服自己，但是剧烈的疼痛直直钻进他的脑髓。身后空落落的，有点冷。殷郊翻个身，看见姬发正坐在床边对着落地窗。

夜色中的落地窗平滑如一面镜子，连花瓶里的玫瑰绿叶都清晰可见。

“你以为你拙劣的谎言能骗过殷郊吗？”声音略显低沉，带着一丝不屑。殷郊以为姬发在打电话，但是他瞪着落地窗仔细看了看，却发现姬发是在喃喃自语。

“那有怎么样？至少现在他就睡在我身边，他还是爱我的。”透过落地窗，殷郊看见姬发挑眉，颇为得意。

“等他彻底恢复记忆，他还会爱你吗？他会原谅你吗？他醒来这么久，有跟你说过一句‘我爱你’吗？”

姬发的眉眼耷拉下来，脸上染上一层怒容。“闭嘴！闭嘴！你闭嘴！他是爱我的。他过去爱我，现在爱我，将来还会爱我。”姬发的声音越来越激动，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都怪你，是你伤害了他！”

殷郊浑身发抖，落地窗里的姬发神色变换，时而愤怒时而悲伤，仿佛天使与魔鬼在拉扯他的身体。此时的姬发浑身笼着寒气，比殷郊梦里的更可怕渗人。

突然，万籁俱寂，房间内只有殷郊失序的心跳和姬发粗重的呼吸。殷郊无力的抬头，落地窗里姬发依旧保持坐在床边的姿势一动不动，纷乱的表情通通消失不见，依旧是白天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姬发微微偏头，他双眼透过落地窗缓缓瞥去，与脸色苍白的殷郊对上了视线。

姬发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看来我们的宝贝，今晚又没有吃药啊。”

(TBC)

注：【】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台词节选。

## Chapter 3

### Chapter Summary

“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你要杀了你自己吗？”

(一)

姬发从容不迫地转身，他握住殷郊颤抖的手，脸上依旧是柔情蜜意的笑。“宝宝怎么不吃药啊？乖我们把药吃了好不好？”

殷郊只觉得浑身发冷，组织不了一句语言，他挣扎着后退，双腿在整洁的床单上无助踢蹬着。“不……姬发，放开……你放开我！”

“放开？为什么要放开呢？不是说好一辈子在一起吗？”姬发偏偏头，纤长的手指从床头柜勾住药瓶。殷郊如同看到女巫手中的毒苹果般盯着姬发手里的药，他挣扎着转身，却轻而易举的被姬发拽着脚腕拖了回来。

“乖，我们吃药。吃了药就什么都好了，我们还会依旧相爱，这辈子都不分开。”姬发语调轻柔，像情人呢喃絮语般哄着殷郊吞下药片。殷郊胡乱挥手抵挡，挣扎间将姬发手里的药片打落在地。

姬发望着地板上散落的药片，原本黑沉的双眼染上一丝猩红，他握紧拳头胸膛剧烈起伏着，像是在拼命压抑着破笼而出的野兽。殷郊撑着床缓缓挪动，意图趁机逃离这座危险的囚笼。

这个细小的动作刺激了姬发，他猛然扑住殷郊，眼神满是偏执疯狂。“逃？你想逃？你要逃到哪去？这辈子你都休想离开我！”

殷郊被姬发强劲的扑拽带的站立不稳，头重重磕在床头柜角。温热的血从头顶流下，模糊了殷郊的视线。在晕倒前，他仿佛看见了姬发痛苦而又慌张地抱住了他软倒下滑的身体。

殷郊觉得自己又做梦。四周是翻涌的海水，张着血口吞噬他的身体。殷郊在海浪中起起伏伏，阳光透不过邃蓝的海水，晕成惨惨一片模糊的光影。他想张嘴呼救，咸腥的海水倒灌进他的口鼻，耳膜鼓鼓作响，疼痛与无助如腻滑的海藻包裹住他年幼的身体。

突然一个强健的臂膀抱起了殷郊，宽厚的胸膛托举出殷郊头顶金灿灿的太阳。黑暗裹挟着绝望惨淡离场。殷郊搂着父亲的脖子，蹭蹭父亲的带着胡茬的脸，尾音是上扬的委屈哭腔。

“爸爸，我好怕……”

“郊儿，别怕，有爸爸在！”父亲拍拍殷郊的后背，托着他的身体示意他继续踩踩海水。

殷郊伸出脚尖，小脚丫蜷缩着，小心翼翼触碰起伏的海水。脚趾刚碰到海面就立马收回。海水凉凉的，如同滑嫩的果冻。殷郊胆子大了起来，他抓着父亲的胳膊，再次拍打一下踊跃着晶碧光芒的海浪。

“哈哈！爸爸爸爸，再往下点。”殷郊的小脚丫快速拍打着海浪，击起一圈圈粼荡着光斑的水花。笑声清脆悦耳，远处的暖黄的金轮倒影在海水里晃啊晃，将这一画面定格成永恒。

## （二）

梦境纷杂陆离，那是殷郊过往被尘封的记忆在召唤他。被遗忘的拼图逐次显现，拼凑殷郊的过往。

收养姬发后，家里的保姆非常厌恶姬发。保姆拉着殷郊神神叨叨地说，眉主兄弟。断眉之相，克父兄家宅。殷郊虽不信这神鬼之说，但涉及到姬发就关心则乱。所以趁着暑假殷郊坐车来到了这座隐在深山的道观。

清风微醺，流水淙淙。只见这翠屏叠嶂中，蛱蝶穿花，鸟鸣幽涧。一行石梯好似从天而降，云波诡谲处，一座古朴的道观若隐若现。风声如涛，殷郊分开时不时横道的虬桠树枝，一步一阶迈上直入云端的石阶。

观内香客众多，期间几个穿着黑白道袍的小道士来来往往。三清殿香雾缭绕，道祖舒眉朗目，高高立于九层浮云中，悲悯众生的目光似要看破这尘世间的浮沉执念。

道观中心是一株合抱粗的榕树，枝叶葳茂透下罅隙的光斑。殷郊立在树影下，排队等着在树枝上给姬发挂上长命牌。

“好富贵的命！”一个醇厚的声音在殷郊耳畔响起。殷郊转身，就看着一个纳着冲虚巾的红袍道长正笑吟吟地望着他。

殷郊连忙抱拳行礼，现学的姿势笨拙滑稽。红袍道长捻须微笑，拉着殷郊的手细细打量他的掌纹，时而摇头时而叹息，说殷郊是天命玄鸟，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喜乐。只是此生不能遇见眉有断锋之人，否则轻则家道中落，重则短折而亡。

殷郊眉心一跳，忙问断眉之人又是什么命数。红袍道长长叹一声，说断眉之人天煞孤星，克宗室亲友，自是活不长。殷郊心中大骇，忙问道长有何破解之法。道长沉吟良久，带着殷郊来到三清神像后的暗室里，在一个雕花木奁中取出一个桦卯鱼符，鱼符嵌在木楔中严丝合缝。

“将鱼符送给断眉之人，小公子戴着外侧木楔，说不定可保你二人一生顺遂。”

殷郊幽幽转醒，包着纱布的头隐隐作痛。他摸了摸光洁的脖子，这里没有那个木楔项链。他又回想起姬发，也没有在他脖子上看到那个鱼符。

殷郊苦笑一声，他记起他曾经带过一段时间的木楔项链。后来呢？后来他好像在无限下坠，桦卯木楔磕在坚硬的大理石上，摔了个粉身碎骨……

磕到脑袋的殷郊头晕沉沉的，他扶着墙壁挪到卫生间。客厅的餐桌上摆着一杯蜂蜜水和一碗南瓜粥，旁边是一张纸条，笔迹遒劲的写着让殷郊先喝水润润嗓子再喝粥。殷郊没管，迈着急痛的腿回房间。

恍惚间他被地毯边缘绊了一下，重重摔在地板上。好在羊毛地毯敦实柔软，没怎么摔疼。殷郊躺在地板上把自己摆成大字，想放空自己纷乱的思绪。

淡蓝色的天花板缀着几颗细小的内嵌白灯，如同流淌的星河。殷郊盯着那几颗白灯出神，恍然间看到几丝红光闪过。殷郊心突突跳着，仔细观察着天花板，果不其然发现每一颗灯里都藏着闪烁幽幽红光的摄像头，好似美杜莎满头蛇发的冰冷竖瞳，监视着殷郊的一切。

传闻美杜莎会拦住过路人询问他们问题，回答错误的人会被变成石头，人们只好蒙住双眼不敢直视美杜莎。殷郊想，他一定是被这段时间跟姬发的相处蒙蔽了双眼，明明身旁就是万丈深渊，他却以为姬发虚无的爱是他的避风港。

殷郊冲进卫生间，剧烈干呕起来。

### (三)

杨戩坐在诊室里把玩着遥控器，机械骨架的电子宠物狗朝门口叫了几声，声音泛着金属光泽的冰冷。姬发站在门口握紧拳头，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稀客啊稀客，什么风把您刮来了啊？”杨戩拍拍电子宠物的狗头，小狗呜咽一声，缩成了四方块。

“我又伤害了殷郊。不对，是他！他又伤害了殷郊！”姬发的表情变幻莫测，最后他颤抖着声音对杨戩说：“帮我抹杀他。”

杨戩挑挑眉，将长腿从办公桌上放下来。“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你要杀了你自己吗？”

姬发脱力般歪在椅子上，他望着自己张开的手，上面似乎还残留着殷郊昨晚磕破头流下来的血。杨戩无奈叹息一声，将医疗设备架在姬发头上。“行吧，好好睡一觉，找到‘他’刚出现的时间。”

此时的姬发身处一间幽暗逼仄的酒窖，制冷机发出“嗡嗡”的低沉奏鸣，只有头顶一扇巴掌大的排气窗投进灰尘翻飞的阳光。殷郊的保姆非常讨厌他，好几次姬发抬头，都能看见这个高挑壮实的女人恶狠狠盯着他的断眉。这次她趁家里没人，将被殷家收养没多久的姬发关进了狭小阴冷的酒窖。

黑暗的空间总是让姬发浑身僵硬呼吸困难，他无助地拍打着厚重的金属门，呼救喊到嗓子干哑。逼仄的阴暗如同无形的大手掐住他的脖子，掠夺他的空气。他在酒窖里跌跌撞撞后退，撞倒高脚酒杯散成无数玻璃碎片，割裂斑驳的光影。酒桶里的红酒流了满地，薄薄一层仿佛鲜血。

是父亲的血，也是哥哥的血。

哥哥将姬发推进狭窄的衣柜，嘱咐他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声。在哥哥的推搡间姬发的左眼撞上衣柜里的挂衣钉，生生划破眉峰，鲜血顺着眼皮流下。姬发躲在衣柜里捂着嘴，任凭血液流满他的手背。

衣柜外声音嘈杂，有父亲的怒喝哥哥的咒骂，还有几声不屑的嗤笑。随着“砰砰”两声枪响，一切归于平静。透过狭窄的缝隙，姬发看见一双棕色的皮鞋缓步出现在衣柜前，踏过父亲蜷曲的手指，如同胜利者碾碎礼花爆裂的彩纸。

姬发倒在酒液里蜷缩着身体剧烈颤抖，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褊狭的衣柜。黑暗如同死神的羽翼吞噬他，他感受不到白天与夜晚的交替，只能听见自己隆隆的心跳和错频的呼吸，血腥味漫过他的口鼻，再被时间发酵成令人作呕的尸臭。

满地红酒散发着刺鼻酸涩的酒精味，簌簌的冷风让他有些失温，左眼断眉的伤口似乎又挣裂了，锥心般的疼。姬发躺在玻璃碎片上，平静地等待他的死亡。

模糊间姬发看见殷郊撞开酒窖的大门，走廊明亮的灯光争先恐后涌进来，强势驱散走黑暗。殷郊抱起姬发，大声呼唤他：“醒醒，姬发，别睡！”殷郊一双小鹿般的眼睛满是担忧。

在福利院的时候院长每天早上都会带着他们礼赞上帝。传言天使会为虔诚的信徒带来神的恩谕，指引众生得到救赎。彻底晕倒前姬发在想，倘若真的有天使，大抵也比不上殷郊的万分之一。

从那以后姬发再也没见过殷郊的保姆。殷郊将姬发带到自己的房间，红着耳朵将床上近两米的小熊玩偶挪到床边，告诉姬发以后他们一起睡。睡着的殷郊非常不老实，经常钻进姬发的怀里将姬发当成玩偶紧紧抱着。圆润的花瓣唇嘟着，毛绒绒的小脑袋卡在姬发肩上。

姬发挪挪身体，搂住了殷郊。

月色很美，殷郊的呼吸清浅又温柔。在流淌的月光中，姬发终于看清了一直伴随着他的，无论他在哪里都无法摆脱的，两道血淋淋的黑影。

那是他的父亲和哥哥。

两个黑乎乎的血洞贯穿他们的身体。姬发看着他们二人冷冷地注视自己，苍白的嘴唇张合着。

——“忘恩负义”

——“认贼作父”

姬发推开熟睡的殷郊，蜷着身体背对着他。“你不能爱上他。”他听见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声音这样对自己说。

#### （四）

诊室内姬发的手机发出急促的响声，姬发猛然从椅子上弹跳起来扯掉满头的冰冷仪器。杨戩满脸无奈，“哎哎哎我说你能不能等我唤醒你不要自己惊醒啊，这样很伤身体你知道吗？”

姬发懒得搭理杨戩，他掏出手机看着手机里的画面：殷郊伏在马桶上剧烈得干呕，脑袋上的伤口渗出鲜血，染红了包扎的纱布。

姬发外套都不顾的穿就冲出门去，门外姜文焕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枪驳领西装，双手插兜望着灰沉沉的天。又快要下雪了。

姬发想绕过姜文焕，却被姜文焕拦下了。“表哥还好吗？”

“他很好。”姬发沉眉，似乎不愿与姜文焕过多交流。

“如果他真的好，你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姜文焕打开走廊的窗户，大量冷风如倒退的潮水灌了进来。“姬发，收手吧，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

姬发不应，冷风吹得姬发有些发抖。他问姜文焕：“我杀了你姑母，你恨我吗？”姜文焕沉默以对。

“那殷郊更不会原谅我。”姬发转身离开。

杨戩倚在诊室门口，电子宠物狗再次被放出来，它歪歪头，望着姬发远去的背影，又望望自己的主人。

“你怎么还搞上这个东西了？”姜文焕踢了一脚小狗，小狗扯着金属骨架做出一个龇牙咧嘴的动作。

“你们懂什么，美好的东西总是如浮云般易散，只有电子生命才是永恒。”杨戩摸摸小狗冰冷的狗头，“我给它起名‘哮天’，怎么样，够霸气吧！”

姜文焕不置可否，他伸手抓抓走廊里呼啸的冷风，叹了一口气：“是啊，美好的东西总是如浮

云般易散。”  
(TBC)

## Chapter 4

### Chapter Summary

“Happy New Year”

(一)

殷郊跪在卫生间的地板上，呕出的酸水灼烧他的食道和喉咙。他擦擦嘴角的口水，就算没有镜子他也知道此刻的自己是多么狼狈。

卫生间被推开一角，姬发就站在光影交接处。殷郊转头透过朦胧的泪水望着姬发，他的脸上半是阴影半是光亮，明灭错叠，让殷郊看不清。或许殷郊从来也没有看清过姬发。

“我去把南瓜粥热一下，你喝点粥暖暖胃，再把药吃了。”姬发想上前抱住殷郊，却被殷郊甩开。殷郊倚着马桶看着姬发保持半蹲的姿势张开手臂。姬发赶回来的很急，高挺的鼻尖被冻得红红的，单薄的肩头还落了些许霜雪。

殷郊又抑制不住的干呕，他觉得他真的很贱，都到这个地步了他甚至还在心疼姬发。

“鱼符呢？”殷郊撑着盥洗台，过度的呕吐让他的嗓子粗粝干哑，像是被砂纸磨过的蚀锈。

“殷郊，我保证不会再让‘他’伤害你了。我们一起杀掉‘他’好不好？”姬发语气哀戚。殷郊突然想起出院后他随姬发回到这栋房子那天。天蓝澄澄的，细风和暖，一路上姬发都牵着他的手，他们携手穿过繁茂的树荫，踏碎一地斑驳摇曳的光影。

原来那样的好时光，都是一场精心的骗局。

殷郊现在不用做梦都能拾起过往的记忆。拿到鱼符后他兴冲冲回家去找姬发。彼时的姬发已经去了家族公司实习，殷郊坐在沙发上等啊等，茶几上放着一株妈妈花园新摘的玫瑰，日影西斜，残阳扑在玫瑰绽开的花瓣上，又被踟蹰的夜色驱逐。鲜红的玫瑰在静谧的月色下枯萎，朝阳新升的灿曙也唤不醒蜷缩溃败的花枝。

殷郊想那个时候的他是疯了，他用一杯加了料的牛奶迷倒了匆匆回家取文件的姬发。殷郊发誓最开始他只是想将鱼符给姬发带上，但是当姬发露出一截皙白的脖颈软绵绵躺在床上时，殷郊觉得自己疯了。

殷郊是疯了，所以他脱//下了姬发的衣物，像个低//贱的男//娼一样含住姬发的软//塌的阳//物吞//吐。

殷郊咬着下唇，强烈的羞耻让他浑身泛着一层浅粉。他撑在姬发身上双手攥紧皱巴巴的床单，仰起纤长的脖颈压抑着欢愉甜美的低//吟。

“嗯.....姬发.....哈啊.....我爱你.....”殷郊眼尾被情//动的泪水蒸起薄红，抬着绵软的肉//臀在姬发身上抬起又落下。

姬发面若寒霜，一双狭长的眼睛宛若冰冷的孤星。

殷郊泄//身后虚弱地趴在姬发身上，他伸出软绵的手颤巍巍将鱼符戴在姬发脖子上。“姬发，好好戴着它，算我求你.....”



话音未落，姬发猛然掐住殷郊的腰快速律动着。他的眼睛又黑又亮，死死攫住殷郊，断眉处凝落一滴汗珠。

殷郊被顶的仿佛风浪里颠簸的孤舟，绝望无助的尖叫化成了被姬发蛮横撞散架的桅帆。

事后殷郊躺在凌乱的床上细细喘息，姬发沉默的穿好衣服，仍是一丝不苟的模样，只有脸颊处还残留一丝未褪的潮红。殷郊想抬手碰碰姬发，却被姬发无情甩开。

“瞧瞧你这下贱的样子，真让我恶心。”

真下贱啊！殷郊按下马桶的冲水按钮，推开卫生间门口的姬发。脖子上突然传来一阵刺痛，晕倒前殷郊看见姬发捏着一管注射器无声流泪。

## (二)

姬发用一根细长的银链将殷郊锁在了床上，手腕脚腕处分别裹了软布，银链很长，可以让殷郊移动到门口。殷郊肌肉结实而匀称，浑身好似涂了一层馨甜的蜜浆。银链与他蜜色的肌肤相得益彰。

窗外冷风呼号，一只离群的孤雁错过了南徙的最佳时机，僵硬着羽翅撞上结了一层薄霜的落地窗。一团凌乱的血痕顺着玻璃滑下，融滑了几缕冰水，蜿蜒流淌，成了大雁最后的血泪。

殷郊被姬发紧紧抱在怀里，他冷眼看着姬发时而低着头哀求殷郊不要离开他，时而癫狂大笑说殷郊这辈子都别想逃。姬发簇紧眉头，面部肌肉剧烈抽搐着。他咬着牙恶狠狠地说：“滚出去，滚出我的身体，不准你再伤害殷郊！”

殷郊有很多话想跟姬发说，张开嘴只能化成无声的干哑。他好累，头尖锐的抽疼，他只想躲进被子里好好睡一觉。姬发从背后拥住了殷郊，他的胸膛宽厚而温暖。姬发将头埋在殷郊的肩膀，瓮声瓮气地说：“殷郊，我发誓，我一定会杀了‘他’！”

殷郊又做梦了，但是殷郊知道，这不是梦。死去的记忆再次呼啸着来向他复仇。

梦里也是这般阴沉寒冷的雪天，元旦那天，长期在公司忙碌姬发一反常态的回了家。这让殷郊很开心，他已经好几个月没看见姬发了，听别人说这几个月姬发去了东南亚。

殷郊在网上学了排骨汤，他去超市买了肋排胡萝卜和玉米，打算在家庭团圆饭上好好露一手。寒风吹得人煞疼，殷郊的耳朵都红了。他放下将他手指头勒的充血通红的食材，捏捏被冻得发痒的耳朵打开了门。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的声音轻缓而漫长，站在门口的殷郊刚想叫住姬发，却被姬发打电话的声音冻在当场。

“就按我说的做，我有一份新年大礼要送给殷寿。”姬发正站在阳光房里背对着殷郊打电话。玻璃房顶落了一层雪，吊顶透明花盆了只有黑黢黢的泥土。冬天不是花开的季节，母亲花园里的玫瑰也倾斜一地凌乱的花杆。

殷郊仔细听了听，对面好像是他的表弟姜文焕。他跟表弟好久没见了。小时候殷郊一家三口住在外公家，他总是抢跟自己年纪相仿的表弟零食吃。后来殷郊举家被爷爷接回干燥辽阔的平原内地，外公一家连同荡漾的海浪，都被阔别于寂寥的长风。

“你有考虑过殷郊吗？姬发，你爱过他吗？”电话那头姜文焕的声音传来。姬发沉默了，殷郊屏住呼吸等姬发的答案，像在等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我不爱他。”姬发说，“我会好好养着他，就当报答了这么多年殷家的养育之恩。”

姬发的音色如抛珠溅玉，声声击碎殷郊的妄想。梦醒了，门外依旧是朔寒的风雪。殷郊以为他会冲上前去抓住姬发质问，但是他平静地退了出去，关上门，化成茫茫大雪中一座无声的墓碑。

殷郊有段时间特别喜欢一首歌，开头的歌词这般唱道——【你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殷郊想他就是太孤独了，湿润的海风吹不到一望无垠的平原，所以他才会甘之若饴的将与姬发的朝夕相处误认为是爱。

### （三）

第二天醒来姬发依旧在厨房做饭，厨房砂锅冒着咕噜噜的热泡，姬发正在切葱花，手机却震动起来。刀一斜，在姬发食指上滑开一个深可见骨的伤口，但他浑然不觉。姬发拼命跑到房间门口，用力踹开反锁的房门。

尘土飞扬间，殷郊瘫坐在地上用银链狠狠绞着自己的脖子，脸胀得通红，艳冷花瓣唇因缺氧而青紫。姬发死命拽着殷郊脖子上的细链，手指伤口的血蹭在殷郊脸上脖子上，把殷郊描摹成一个血迹斑斑的疯子。

殷郊是疯了，模糊间他好像看到了他的母亲。柔和的海风卷起母亲的裙摆，母亲拉着殷郊的手踩在被太阳晒的热乎乎的沙滩上。奔涌的海浪将明黄的沙滩染成暗沉的棕色，殷郊赤着小脚丫在沙滩上画了三个爱心。“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我。”殷郊得意地朝母亲介绍，母亲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氧气的大量涌入让殷郊咳嗽的胸口发涩。他好痛好累。他又想起他小时候陪着妈妈在花园里莳弄花草。玫瑰尖锐的硬刺把他的手扎出血珠，他撇着嘴把手高高举起，母亲放下花锄，托着他的手轻轻给他吹气。

殷郊举起因缺氧而泛白的指尖，他茫然地看着四周。这里不是母亲的花园，而是姬发口中他们二人的“家”。没人托着殷郊的手给他吹气，他想自己吹一吹，但是却被姬发箍在怀里。

好疼啊妈妈。

妈妈，我好想你。

但是妈妈，对不起，我连你的样子都忘记了……

姬发撤下绑着殷郊的银链，收走了厨房的刀具，家里每处棱角都包上了软边，煮好饭后就去了杨戩的心理诊所。

杨戩给哮天犬套了一件红色小棉袄，这有点限制了它的金属骨骼，导致它走起路来七扭八斜的。桌上放了一个倒流香炉，刮香刀薄如蝉翼斜靠在香炉上。

姬发点了一根香烟，白色的烟纸被红色的烟芯燃烧成不规则的黑。杨戩摇摇头，无奈说道：“请你尊重一下诊室好吗？”

白烟萦绕在姬发手指的伤口处，姬发将香烟碾碎在倒流香炉，反手拿起刮香刀猛然横在杨戩眉心。杨戩额头的伤疤离锋刃仅差分毫，他的睫毛剧烈颤抖，双手举过头顶求饶。

“杨戩，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小动作。”刮香刀贴着杨戩的额头滑走，姬发语气平淡但冰冷。哮天犬龇着牙想上前，却被杨戩一脚踢开。

“冷静，冷静点姬发。殷郊已经对药片脱敏了，除了我没人能帮你。”杨戩捏着手指将刮香

刀扔在一边，心想刚才如果刀刃再前进一点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报工伤。

“我早就跟你说了，当初那管药剂动物临床的时候10%的实验体都出现了精神类后遗症，根本没有通过FDA的审批。你偏要用九成的把握去赌一成的不确定性。现在殷郊产生了抗药性，恢复记忆是必然的结果。”

“去跟殷郊坦白吧，告诉他一切真相。马上又是新年了，万一他选择原谅你了呢？”杨戬拍了拍姬发的肩膀。

“万一？”姬发冷笑一声。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万一”这个字眼。去年元旦是他此生最大的纰漏，他不会允许自己再一次对殷郊失控。

#### （四）

去年元旦雪下得更急，阳光房在冬天挡不住瑟缩的冷风。挂断电话前姜文焕对他说殷寿对于东南亚那批货出了问题一点也不关心，反而去投资研究隔音玻璃了。“听说那玻璃你就是在里面杀人外面也听不到声音。”姜文焕语气甚是夸张。姬发不置可否，殷郊外出买菜很长时间了，这让姬发有些许烦躁。

“你在哪？赶紧回来！”姬发把殷郊的微信从勿扰名单里拖出来，聊天界面是一长串殷郊的留言。手机熄屏了，姬发没有等到殷郊的回复，他嗤笑一声，撤回了那条信息。

手机突然震动一下，姬发里面解锁手机。与殷郊的聊天栏依旧没有回复，弹窗的是崇侯虎的信息。这个老狐狸，直到最后一刻才肯出面。

殷家别墅阁楼有一个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圆拱阳台，没有围栏像柏修斯之剑横贯天地。屋内旋转楼梯拥着天花板上的荷鲁斯之眼。外突的独眼雕刻庇佑着这幢别墅的腐烂与死气。

这是姬发这么多年第一次踏足阁楼。阁楼内立着密密麻麻的镜子，光线折射错乱无序，把坐在沙发上的殷寿都交割成千百个碎影。

“好，不愧是我亲手养大的儿子，像我！”殷寿单手搭在沙发的真皮靠背上，翘着腿望向姬发。沙发背后是一大片赤红的幕布，像是漫在镜子里的血海。

“我是姬昌的儿子。”冬季的阳光低沉却绵长，投在镜子上是数个耀眼的光斑。

“东南北三家的股份都转让给了你，东南亚那批货也惹恼了当地的帮派。姬发，你真是送了我一份大礼。”殷寿在笑，完全没有被逼到绝路的歇斯底里。

“姬发，我也有一份来自地狱的礼物要送给你。”

殷寿打个响指，帷幕落下，电子屏幕里是本该被姬发计划让鄂顺带走的殷郊。殷郊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四周是纷乱陆离的光线，殷郊脖子上的木楔项链在光影里悠悠晃着。他抬起头有些茫然，视线仿佛穿过屏幕与姬发交汇。

这是殷郊的死亡直播，他身上绑缚的定时炸弹在安静的流淌时间。跳动的红色记时板被阁楼无数镜子折成一圈交接的红线。四周一片寂静，但姬发却好像听见了“滴答滴答”的倒计时和他失控的心跳。

“想让殷郊活命吗？”殷寿扔给姬发一把镀银格洛克43手枪，“杀了姜桓姝。”

姬发这才发现镜影重叠处殷郊的母亲姜桓姝就坐在他背后，身后一面巨大的四方落地镜倒映这个端庄温婉女人的背影。

手枪银色托柄上雕刻两个缠绕“S”，是“寿”也是“姝”，仿佛一株并蒂莲。这是殷寿送给姜桓姝的订婚信物。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吃你们姜家软饭的废物，靠你们姜家施舍残羹冷炙才苟活下来。凭什么？就因为我母亲卖笑的妓女吗？我身上流着殷家的血，我是殷家的二儿子，不是你们姜家的狗！”殷寿难得情绪失控，像是在发泄几十年来的不满。

姜桓姝神色平静，她面前是他结发多年的丈夫，电子屏幕里濒临死亡的儿子和蛰伏多年只为复仇的养子。无数重影缠映中，她闭上了眼睛。

镜子折射倒计时光板的红点一闪一闪的，姬发呼吸急促，手中的枪似有千斤重。四格数字三格变成了0，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驻。姬发闭上眼睛，他又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动手！”

“砰——”银质子弹击穿姜桓姝的额头，血雾在她身后炸开绚烂的烟花，喷溅在破碎的镜片上。

无数镜子碎片折射无数殷郊破碎的眼泪。他就在镜子之后，外面是单面镜子，里面却是能看清一切的隔音玻璃。四周一片岑寂，但他亲眼目睹了姬发杀了他的母亲。

姬发觉得浑身发冷，寒风吹舞纷飞的雪花从阳台飘落，远处是燃烧殆尽的夕阳。殷郊身上的定时炸弹在此刻走到了尽头，一个玩偶小丑从盒子里冒出来，红彤彤的鼻头弹簧歪了出来，在风雪中抖了抖。

小丑发出机械单调又滑稽的声音——“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殷寿笑了，笑声嘲哳癫狂。在姬发的错愕中，殷寿抱着殷郊从阳台一跃而下。

阳台之下是姜桓姝的玫瑰花园，冬天的花园凋敝枯萎，殷寿的血是玫瑰花瓣最后的红。

鲜血渗在白雪里，旋即被冻成了冰。姬发跪在阳台上，他分不清这是殷寿的血还是殷郊的，亦或是他们本来就是血脉相连的父子。

姬发抬起头，荷鲁斯之眼触手可及，审判他不可饶恕的罪愆。

(TBC)

## Chapter 5

### Chapter Summary

姬发，我有一份来自地狱的礼物要送给你。

(一)

姬发将自己关进了衣柜里。幽闭恐惧让他心跳加速呼吸困难，幽幽亮起的手机屏幕是唯一的光。

他去东南亚的那段时间殷郊每天都给他发好多消息，他嫌手机震来震去的烦，就把殷郊拖进了勿扰名单。现在殷郊安静地躺在ICU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恐怕再也不会来烦他了。

姬发扶着衣柜干呕一声，颤着手打开二人的聊天界面。

殷郊：姬发你怎么跑东南亚去了？热不热啊？他回：不热，这里的水果特别好吃，芒果又大又甜。可惜我没有带回来给你吃。

殷郊：听说那里蚊虫特别多，你买瓶防虫喷雾随身带着。他回：好的。那天出门我一抬头就看见一条绿蛇挂在树枝上，我还拍了照照片一直没敢发给你，怕吓到你。

殷郊：姬发，我在网上学了排骨汤，家里煮饭阿姨都夸我炖得好喝，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也炖给你喝。他回：好厉害，等我回去一定喝三大碗，你吃排骨我喝汤。

殷郊：姬发，马上过年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想你啊……他回：我也想你！

姬发纤长的手指很快就将聊天界面滑到了底，最后是短短一行系统提醒——“您撤回了一条信息”。原来这么多天殷郊对他的牵挂，落在手机上几百条没有回应的聊天记录。

姬发突然像疯了般，拼命敲打手机屏幕。“殷郊，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系统提醒他发送频率过快，所有的“我爱你”都带着红色的感叹号。

衣柜逼仄而黑暗，模糊中姬发看到另一个自己站在他对面，冷眼嘲笑他的狼狈。

“殷寿死了，你满意了吧！”姬发朝另一个自己大声喊道。那人偏偏头：“父亲哥哥会为你骄傲的。”

“可是殷郊也快死了……”姬发头抵柜门，自嘲般笑着，眉峰又开始隐隐作痛。他看见一行眼泪从另一个自己眼角滑落。

恍惚间姬发又以为自己回到了酒窖，冰冷压抑窒息如潮水般侵蚀他。他等啊等，等殷郊再次打开酒窖门救他出来。

手机发来一声提示音将濒临晕厥的姬发拉了回来。医院那边传来消息，殷郊醒了。

医院病房里，殷郊浑身的医疗仪器已经撤下，宽大的病服包裹着他瘦骨嶙峋的身躯，仿佛一具一碰即碎的蝴蝶标本。

“他醒来后情绪激动，不能听见任何关于你的事情，甚至还有很严重的自毁倾向。护士给他打了镇定剂，应该快要醒了。”杨戩拍了拍坐在病床旁的姬发，不住摇头叹息。

“杨戩，我拜托你找的药你带了吗？”姬发牵着殷郊冰冷伶仃的手腕，眼神空洞的问。

杨戩将一个注射针管递给了姬发，神色凝重地说：“姬发，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这个药剂没有通过认证，后续还需要每天吃药来预防副作用，一旦停药殷郊随时能恢复记忆。”

姬发接过针管，颤抖着手撕了好几次都没有撕开外包装纸。病床上的殷郊嚅唅一声，马上就要悠悠转醒。

等姜文焕推门而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姬发低头吻住怀里眼睫微张的殷郊，一边流泪一边将药剂推进了殷郊的后脖颈。

窗外阳光缱绻而温柔，打在床头的花瓶，给白玫瑰镀上一层惨黄的金边。

## （二）

时钟的指针转过一圈又一圈，明天又是一个新年。

殷郊像是房间里游荡的鬼魂，沉默地看着姬发固执的准备新年的物品。新买的日历重新挂在了电视机旁，沙发被罩连同餐厅桌椅的坐垫都被姬发换成新的。

殷郊窝在沙发上，冷寂的冬天，风声透不过紧闭的门窗，所以日历掉落的声音格外刺耳。殷郊挪动僵硬的身体，弯腰捡起封面印着卡通小熊的日历。再撕一页，就是新的一年。

殷郊转身挂日历的时候，发现电视柜后面透出微弱的亮光，殷郊皱皱眉头，敲了敲电视柜的墙，回声清脆，后面的空的。

殷郊用力平推了一下，一个藏在墙后面的暗室赫然出现在殷郊面前。

整个暗室的装修风格压抑冰冷，入目全是无边的黑。黑色的墙壁黑色的地板黑色的书桌，只有正面墙大的液晶显示屏发散出寒光。

显示屏被分割成十几个大小相同的小块，分别显示房间里客厅厨房浴室卫生间阳台等等。殷郊弓着腰往前走几步，屏幕正中间的影像里的他也往前走几步——这是姬发安在家里的监控画面。

殷郊突然觉得胃一阵绞痛，原来他与姬发生活在这里的点点滴滴，都时刻处在监视之下。他踉跄的后退，不慎磕到了书桌坚硬的桌角。

书桌坚硬冰冷，上面摆放一张年代久远而泛黄的报纸。殷郊看了一眼左上角的时间，是十五年前，也就是他们家收养姬发的前一年。

报纸头版用醒目的大字标注了两个新闻——“姬氏父子惨遭杀害，次子姬发下落不明”，“殷氏集团掌权人认回流落在外多年的次子殷寿”。

黑白的字体触目惊心，他父亲的照片和姬发的照片在报纸的对角，中间隔了一个血红的繁体“杀”字。报纸上姬发的照片很小，但殷郊还是能看出来彼时的姬发眉峰流畅，没有断眉。

原来他父亲殷寿是私生子，而姬发父兄的人头是殷寿认祖归宗的投名状。

殷郊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扶着书桌剧烈喘息。扣在书桌上的鱼符铭得殷郊手心生疼，原来姬发的鱼符一直放在这里，跟他多年的仇恨放在一起。

殷郊抠了抠鱼符，鱼符纹丝不动。

墙面显示门口的屏幕闪烁一下，但殷郊没有注意。

正在摘玫瑰的姬发手机剧烈震动起来，花杆上尖锐的小刺给他的手扎出细密的血珠，抹在屏幕上是一段刺目的血痕。

监控画面里显示一个穿戴严实的派送员抱着一个纸箱子疾步走向家门口，卷起身后飞扬的积雪。

姬发突然又听到殷寿临死前宛如诅咒的低吟，他说——

“姬发，我有一份来自地狱的礼物要送给你。”

“叮咚——”

(三)

门铃声响起，殷郊茫然抬头，墙壁屏幕上显示门口放了一个包裹。殷郊按住鱼符缓缓转动，门，开了……

殷郊不知道他是怎么走到门口的，他只知道外面的风冰冷，但自由。

他拿起包裹，贴纸上显示寄件时间是2023年1月1日，寄件人，殷寿。

包裹掉在地上溅起迷蒙的残雪，殷郊跪在地上，他想撕开盒子，但手抖得厉害。他扬手甩了自己一巴掌，把纸盒子撕的破烂不堪。

一个不规则的细长镜子碎片掉在雪地里，背面是折射着棱光的玻璃，正面却是平滑的镜面，上面有鲜血滑落的痕迹。长长的血痕中间泛白，凝结处是椭圆鲜红的血滴。

殷郊拿起镜片调整角度，镜片里倒映出他的眉眼。他有一双跟母亲一模一样的眼睛，那抹血痕刚好卡在他的眼角，化成一行血泪。

母亲的血，他的泪。

他彻底想起来了，他的母亲姜——会温柔抚摸他的头的母亲，会牵着他的手走在柔软沙滩上的母亲，会在生病时拍打他后背哄他入睡的母亲，会为他种植满园玫瑰的母亲——死在了姬发的枪下。

殷郊仰头大小，镜片嵌入他的掌心碾出鲜红的血，随着殷郊的奔跑滴在雪地里，宛若落梅。

夹杂着雪粒的风扑在殷郊脸上，是刀割般的疼。但是这些都不如殷郊的心痛。呼啸的风声裹挟着姬发冰冷的话语萦绕在殷郊耳畔。

——“瞧瞧你这下\贱的样子，真让我恶心。”

——“我不爱他。我会好好养着他，就当报答了这么多年殷家的养育之恩。”

殷郊沿着记忆跑回殷氏祖宅，没有人的房子老的很快。曾经繁茂的梧桐树枝桠寥落，枯黄的叶子在雪地上是交叠的尸体。喷泉里的美人鱼雕像凋落斑驳，池水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洁白的大理石是凌乱的滑痕。房顶上荷鲁斯之眼突兀孤寂。

这里才是殷郊的家。

殷郊跌跌撞撞，朝着阁楼奔去。

姬发浑身颤抖，他想通过手机远程遥控锁门，但只能绝望地望着殷郊踉跄着跑离手机监控视线。

他开车飞速往殷家祖宅赶，车里播放着殷郊曾经最爱的一首歌。

【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

【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

姬发突然想起他刚把失忆的殷郊带回家没多久，秋天的阳光炽烈又明媚，吃过午饭的殷郊坐在沙发上头一点一点的打盹，厨房砂锅里咕噜噜煮着雪梨羹。原来那样的好时光，都是他偷来的。

“吱——”刹车时尖锐刺耳，车轮在雪地碾出两道扭曲的刹车痕。

殷郊站在阁楼的阳台上，张开双臂拥抱着寒风，像一只展翼的燕雀。

一股腥甜从姬发喉咙涌上来，他趑趄地从车上下来，腿一软摔在了地上。

“殷郊，下来！”姬发目眦欲裂，沙哑着嗓子呼喊殷郊

“哈哈，姬发，哈哈……”殷郊仰头肆意的笑着，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单薄的身姿在风雪中无助摇晃，好几次都险些从阳台踩空。

“殷郊！！！下来——”姬发膝行几步，冰冷的雪水漫过他的膝盖。他剧烈咳嗽起来，震得胸膛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

“求你，下来，我把我的命还你。你下来好不好……”姬发语带哀求，他抬手想拉住殷郊，却只能抓住空空的风。

“我不要你的命，我还你自由。”殷郊不去看姬发，抬头望着飘雪的天。

他本就是天命玄鸟，合该在广袤湛蓝的天际翱翔，却生生被姬发断节的眉骨翦落羽翼。

阳光洒在殷郊脸上，不带任何温度。寒风吹起他的衣摆，猎猎作响。

阳光是自由的，风是自由的，他也是。

“咚——”折翼的鸟儿飞不上苍穹，摔在地上是七零八落的残骸。

姬发“哇”的一声吐出大口鲜血，他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把汽车油箱里的油倾倒出来。然后抱着那捧鲜艳的红玫瑰，在冲天的火光里走向不远处的殷郊。

玫瑰花瓣灼烧成火焰的红，姬发躺在殷郊的血泊中，一字一顿的说——

“这辈子你都休想用死亡逃离我，我们就这样生生世世的折磨着……”

(全文完)

作者有屁放：双死就是HE！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